

邯郸“地下110”1年“出警”上千次

“110、110，你们快来，我小孩被人打了。”

接到“报警”电话几分钟后，一二十名携带刀枪棍棒的年轻人，乘出租车迅速“出警”到“案发”现场。这次他们要办的“案子”是，“当事人”4岁的孩子在玩游戏时，被邻居6岁的孩子欺负了……

在河北省邯郸市，这帮大到替人暴力索债、报复行凶、干扰选举，小到插手车辆刮蹭、宅基地、争水抢电纠纷进而收取费用的团伙，就是被当地警方称为“地下110”的黑社会团伙。

10月底记者在邯郸采访时，虽然距以李发林为代表的“地下110”骨干被关进监狱已经两个月了，记者却依然能感受到，这些曾经泛滥成灾的“地下110”，在众多受害者心中，仍是一块抹不去的阴影。

“黑老大”扬言敢炸公安局

今年31岁的李发林，是一个让当地群众闻之胆寒的名字。熟悉“李发林”的人都知道，其“成名之作”，是扬言“敢炸公安局”。

1998年5月25日深夜，靠关系当上了邯鄲县公安交警大队合同制民警仅一年的李发林，酒后和支某、石某来到该县东小屯村，无故殴打韩某及4名家人。当他们被巡警大队带回公安局讯问时，李发林打伤看守人员后逃脱。两个小时后，身绑炸药，手持雷管的李发林，开着警用吉普车又冲进了巡警大队，威胁正在审讯的副大队长常立群：“立即放人！不然就炸掉公安局大楼，咱们同归于尽！”

当巡警大队不得不让他把嫌犯支某、石某带走时，他还顺手用警棍将常副大队长打伤。这桩轰动邯鄲的大案，以李发林被判处有期徒刑一年收场。

一年刑期结束后，出狱的

李发林逢人便炫耀：“我叫李发林，就是当年炸公安局的李发林！”“敢炸公安局”，成了李发林出狱后行走在江湖上的名片。

然而仅仅只有“一进宫”的资本，李发林觉得还不够。

1999年11月28日上午，邯郸市和邯鄲县计划生育检查团成员，在李发林姐姐家例行计划生育检查时发生口角。李发林便手持铁管追到街上，将邯鄲县兼庄乡计生委工作人员郭某等人打伤，致使检查团工作被迫停止。

2000年6月7日，李发林被邯鄲县人民法院以妨碍公务罪判处有期徒刑一年。

第二次出狱后，李发林受雇于兼庄乡东柳林村民李某，在其承建的建筑工地“看场子”。他暗中购买了猎枪、砍刀等凶器，网罗刑满解教人员和社会闲散人员，势力逐渐壮大。为给建筑地上料，李发林与李某发生了矛盾。

2002年1月24日晚，李发林得知李某在背后说“卸李发林两条腿”，便和团伙成员携带五连发猎枪、砍刀等凶器，用出租车将李某绑架到邯鄲市东环路至暴台寺村边一片荒野地，要砍掉他一只手。为达到“杀鸡给猴看”的效果，还通知另一个与自己争抢建筑地上料的耿某前来观看。

砍掉了李平川的两截手指，李发林又将断指塞进李某嘴里，要他吃下去。一旁观看的耿某看到这一幕，从此甘败下风，再也不敢与李发林争市场了。

2003年6月28日，李发林被邯鄲县人民法院以故意伤害罪判处有期徒刑一年零七个月，这是他的“三进宫”。

2003年8月，李发林第三次出狱后，重新网罗了一批刑满解教人员及其他社会无业人员，初步形成黑社会性质组织雏形。李发林位于这个黑组织的塔尖，手下直接掌管着张兴旺、王建伟、任春光和陈运生这“四大金刚”。第三层次的成员都是从打手中选拔出来的骨干头目，他们直接听命于第二层。这些人光背文身，常常酒气熏天，出没于建筑工地、市井街

头，惹是生非，强买强卖。只要其中有一人与别人闹事，就会相互联系，携带刀枪棍棒，迅速打的或开车奔赴现场“出警”。

“地下110”一年“出警”上千次

李发林的“地下110”在附近有了名气，来“报警”的人便络绎不绝。

2005年7月27日下午，邯鄲县南吕固乡赵某的儿子开拖拉机送麦秸时，将一辆挡路的翻斗车玻璃砸碎，和该车司机王某发生了厮打。

当晚，接到车主刘某“报警”，李发林带领80余名手下，个个手持木棒，身穿迷彩服，乘坐30余辆出租车到赵某家“办案”。一见到这阵势，吓得赵某边赔不是，边在宴请他们的酒席上，向刘某和李发林分别送上600元的修车费 and 4000元“出警费”。

2006年6月30日，一位姓宋的姑娘骑自行车途经邯鄲市“好世界旋转舞厅”时，被该舞厅店庆燃放的烟火将小腿肚子崩肿。宋姑娘的舅舅刘某在与舞厅交涉几天未果后，向李发林“报警”。李发林马上指令王建伟、白文龙等40余人围堵舞厅大门，致使该舞厅不能正常营业，经理不得不交给李发林1万元“出警费”。

李发林在当地打出了名气。李发林的“地下110”迅速发展至十余支队伍，“警员”达千人之多，“出警”范围由初期的邯鄲县、高开区逐步扩大到邯鄲市内三区、峰峰矿区、武安、成安等地，甚至辐射到河北邢台、河南安阳。

李发林团伙发展到后期，连公安民警也不放在眼里。

邯鄲市公安局技术大队田法医到一饭馆吃饭时，因为菜凉，和服务员发生争吵。正在里面吃饭的李发林，因和饭店老板熟，便持刀出来将田法医砍伤。

2007年5月3日夜（以下简称5·3事件），酒后开车的李发林，在邯鄲县兼庄乡西军师堡村撞到了当地人尚某的面包车后，被对方拦住了。和李同行的张兴旺抬手就给了尚某一个巴掌，骂道：“嘴，在你家门口厉

害上了？”接着用手指李发林说：“这是我大哥李发林，再硬我就抄了你家。”尚某一听到李发林的大名，顿时吓得慌忙扔下车跑了。谁知李发林不肯罢休，命令张兴旺、任春光迅速率100余人“出警”。张兴旺、任春光持铁管、砍刀将对方车辆砸坏，并与赶到现场的兼庄派出所民警吵骂，最后两名歹徒公然把砍刀架到了派出所副所长代某的脖子上……

小到邻里纠纷、同学打闹，车辆刮蹭，大到选举村干部、争夺建筑市场、家族冲突，人们纷纷求助于“地下110”。据警方提供的数字，2007年，邯鄲市区范围内，每天有数以千计的无业青年坐等“出警”。（每“出警”一次动手的给100元，不动手的给50元。一个月“出警”有一千多元）他们一次“出警”，少则十几人，多则上百人。李发林手下有十余支队伍，其二号人物白文龙，几乎每天要出两到三次“警”，一年“出警”上千次。自2001年以来至案发，李发林团伙通过寻衅滋事等非法手段，承揽邯鄲县建筑工程交易额达1100余万元，非法获利近300万元。

随着其黑势力的不断扩大，李发林迅速聚敛了巨额财富。再以钱开路，建立了多重保护伞，由初期的亲自上阵打打杀杀，变为幕后指挥。

真假“110”的生死博弈

2007年初春，就李发林的问题，一些反映到中央国家机关的举报信，陆续转到河北省邯鄲市委常委、政法委书记周国江手中。周国江要求邯鄲县公安局尽快作回复。反馈的信息却是，“邯鄲县没有黑社会犯罪”，李发林的问题已经做过处理，没有新案。

而经过深入走访和调查，周国江发现李发林团伙罪行比内参反映的还要严重。同时他还发现，李发林的伯父长期担任邯鄲县政府主管政法的副县长，县公安局一位负责同志与李发林是同村，虽然没有证据表明他们之间有不正常关系，但是案件要想取得突破，首先必须消除这种障碍。

此前，邯鄲县公安局就有一个让人无法理解的怪象。副局长、全国劳模崔书军是县里下文分工负责刑侦工作的副局长，并兼任刑侦大队长，可长期被排斥在刑侦工作之外，让他去抓治安工作。

这时恰逢新任的邯鄲市委领导到邯鄲县听取打黑工作汇报。

听完汇报，市委领导三次拍案而起，要求邯鄲县公安局迅速打掉这个为害一方的黑恶势力。打黑之前，邯鄲市委动用组织手段，调动了邯鄲县几位主管政法的县委、县政府领导的工作，并决定市县联合打击“地下110”。

2007年5月23日晚10时，根据邯鄲市委的意见，市公安局在全市范围内秘密抽调了近百名精锐警力，组织了“5·23”打黑专案组。

就在抓捕行动要展开之时，专案组监听到，一名民警通知李发林快逃。得到消息后，李发林连续三次给邯鄲县公安局某领导打电话，知道正在风头之上，这位领导始终没有接他的电话。随后，他又给市公安局刑警支队某副支队长打电话询问情况。为了稳住李发林，这位副支队长故意说：“没啥大事，还是你原来那些事，省公安厅让重新复查一下。”李发林这才放心放进肚子里，没有立即逃走。

专案组领导得知这一情况后，迅速将“内奸”李某抓捕归案（后被法院判处缓刑），同时决定将86名刑警分为6个抓捕小组，提前采取抓捕行动。

5月23日晚上10点，在一处高档咖啡厅，李发林被戴上了手铐。

李发林被捕后，态度依旧十分蛮横。在审讯时，当面威胁崔书军：“崔局长，你准备把我怎么样？我今年30岁，你50岁了。即使判我20年，我出来后，你已经70岁，早退休了。我只有50岁，也不小了，到那时，就只能玩玩枪了！”

虽然李发林已被逮捕了，但收集证据工作依然十分艰难。邯鄲有名气的溢东大街“一篓油”连锁店老板薛某，被李发林聚众敲诈1.7万元。案犯

已经如实交代了，受害人薛某却不敢作证。当薛某在看守所见到了戴着脚镣手铐的李发林后，才含泪道出了实情：“去年夏天，市公安局准备调查李发林敲诈我的问题，结果公安还没来，李发林就把威胁电话打过来了，说‘公安局要查这件事儿，你不要胡说八道’。公安局还没有调查我，李发林就提前知道了，你说，我敢说真话吗？”

群众的顾虑不是多余的。不久，又一名专案组的民警在办案驻地，为犯罪分子通风报信被刑事拘留。

在打掉李发林涉枪黑团伙后，邯鄲县公安局于今年6月21日又一举打掉了李发林“黑道”上的死对头——邯鄲县王安堡村原支书王守贵为首的犯罪团伙。其为非乡里的罪恶行径，比李发林有过之而无不及。

据警方的数据显示，自2005年至2007年，邯鄲市共查处“地下110”180多起，打掉64个犯罪团伙，涉案数千人。

“5·23”大案专案组历时11个月，办案行程十几万公里，已抓获李发林、王建伟、张兴旺、白文龙等骨干成员及投案涉案人员185人，破获组织、领导、参加黑社会性质组织，非法持有枪支、故意伤害、聚众斗殴、敲诈勒索、寻衅滋事、强迫交易、强奸等各类刑事案件50起。共打掉12支“地下110”，抓获“出警”成员140余人。查获涉案金额1100余万元，冻结涉案资金490余万元，查封涉案轿车16辆。仅收集的各种证据、制作的法律文书达十几铁皮柜，重达300多公斤。新买的复印机因复印案件资料高度磨损，维修过4次。

2008年5月，邯鄲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一审判决，判处李发林有期徒刑20年，其他50多名团伙成员也分别被判处年限不等的有期徒刑或由公安机关劳教。

李发林不服一审判决，上诉到河北省高级人民法院。8月中旬，河北省高级人民法院维持了邯鄲市中级人民法院的一审判决。 据《法制日报》

百万富翁痴迷彩票沦为诈骗嫌犯

今年51岁的晏浩（化名）原是安庆市一位做木材生意的老板，多年的打拼，使他成为当地有名的百万富翁之一。然而，自打迷上购买彩票后，他不仅花光了家中的万贯钱财，还将从17位亲朋好友与13家金融机构借来的逾百万元巨款全部花光，直至举家潜逃而案发。一位百万富翁为何会走上诈骗之路？记者就此进行了探访。

曾是家财万贯的老板

晏浩是池州市东至县胜利镇人，小学毕业后，先在家务农。1986年6月，在亲朋好友的介绍下，他来到安庆市康口河做木材生意。

“晏浩的门市部与我的小饭店紧邻，他很勤劳，加上人缘好，他的生意越做越红火。”一直在康口河开饭店的徐荣（化名）说，晏浩三天两头就会带一些客商到她的饭店来吃饭。

在康口河赚了人生的第一桶金后，生意越做越大的晏浩又来到安庆光彩大市场做起了木材生意。靠做木材生意，晏浩

后来在安庆市买了四间门面房，家中的积蓄也由几十元增长到两百多万元，成为当地红极一时的商人。

买彩票买到一身是债

2003年春节过后，晏浩慢慢迷上了购买彩票。从一次购买几元到十几元，晏浩在彩票上投入越来越大。

有一次，晏浩中了五万元大奖，这让他兴奋了好多天。“这比做生意赚钱快得多了。”于是，晏浩开始拿出数千元甚至成捆的营业款上街买彩票。

不就是玩数字游戏吗？在中奖次数越来越少的情况下，晏浩竟不顾店里的生意，潜心研究起所谓的中奖规则来。

“‘七星彩’、‘东方6+1’都有500万元的大奖，中一次奖终身都不用工作了。”晏浩说，为了买彩票，他花光营业款与积蓄之后，便向朋友借。“当时脑子里想的全是彩票，只要一出门就想往彩票点跑。”

晏浩坚信，在哪里跌倒，就要在哪里爬起来！于是，想在彩票上翻身的晏浩，一边疯狂借钱，一边疯狂购买彩票。随着要账的人越来越多，2007年3月26日，晏浩突然将价值十几万元的木材丢在店里，带着全家仓皇出逃。



晏浩买过的彩票

店内资产：几箱彩票

汪冬（化名）是光彩大市场一家从事酱菜批发的经营者，由于他的酱菜批发部与晏浩的木材铺紧邻，两人关系处得极好。

“我在外接了一个工程，急需要一笔周转金应急。”2006年底，晏浩第一次开口向汪冬借钱。由于是好邻居，汪冬想都没想就借给晏浩33000元。

“自己从事的是小本生意，后因急需用钱便找晏浩要钱。”汪冬说，令人意想不到的事，晏浩的店面自2007年3月26日关门后，就再也联系不上他。

利息诱惑而上当受骗。

警方后又查明，靠朋友担保，晏浩还在13家金融机构贷了款。通过到晏浩店面的搜查，发现其店内存放的彩票有好几箱。

逃亡一年后落网归案

这是一起以“承包大型建设工程筹措工程款”为由的特大诈骗案。安庆市公安局迎江分局刑警大队一中队负责人说，在搜集到相关证据后，2007年8月，警方对晏浩进行网上追捕。

经过一年的跟踪追击，2008年9月14日中秋节之夜，警方终于在合肥市区的塞纳河畔饭店将正与亲人一起吃团圆饭的晏浩抓获。

警方经审查证实，近年来，晏浩虚构承包了巢湖市半汤疗养院工地、安庆市赵朴初故居修复工程、安庆市“天仙配”摄影棚工地，以有大量工程款尚未结算和支付高息为由，骗取17位亲朋好友与13家金融机构共计百余万元。

对话：逃到海南还买彩票

记者：从2003年开始买彩票，到现在亏了多少钱？

晏浩：做生意赚的加上对外借的，亏了近400万。

记者：为何向那么多亲朋好友借钱？

晏浩：由于开始生意做得很大，亲朋好友都相信我；后来，自己没有偿还能力了，只好拆东墙补西墙，借一个人的钱还另一个人的钱。

记者：彩民偶尔买上几注彩票，既可以从中获得乐趣，又支持了中国的福利和体育事业。你为何如此痴迷？

晏浩：刚开始买彩票时，中个10元、20元的，感觉自己在这方面挺有悟性，就慢慢地陷了进去，后来中了一次5万元的之后，自己被刺激狠了。到最后像上了瘾一样，不买彩票时都会坐立不安，心神不定。

记者：逃离安庆后，去了哪？

晏浩：离开安庆后，逃到了海南省海口市，先是替人打工做销售；后在一家工地做油漆工。

记者：逃到了海南，还买彩票么？

晏浩：还买，不过是用打工挣的钱买。特别是到开奖日，那颗心又蠢蠢欲动，按捺不住的双脚又迈向了卖彩票的地方。

记者：现在你对“中大奖”的梦想灭了，有何感受？

晏浩：都是疯狂惹的祸！ 据《新安晚报》